



郑州有古城

□蔡运磊（郑州市民）

郑州有古城？不可思议吧！不但有，而且是爷爷级的。

首次登上郑州商城遗址的古城墙，初见便是十几株碗口粗的国槐扭着枝丫，颇有个性地冒出地表，直指天空，几分粗犷，几多沧桑。后见那金字塔般的黄色土墙，笔直地南延而去，犹如一列永久不动的重型火车。在蓝色的天空下，形成一道绵绵的历史气场。城墙表面，版筑痕迹明晰可辨，寸草不生，甚是整洁，想必已被保护人员整修过。

这几年走南闯北，也看过不少古城墙，包括南方古长城，大都差不多，无非是些巨砖条石堆砌而成。显然，这些城墙尽管符合大多数人的想象，

但都与原始相貌大相径庭了。要知道，眼前的城墙可是落成于3600多年前，那时的人懂得烧制砖头吗？

那么，这商代古城墙是怎么建造的呢？两个字：版筑。何谓“版筑”？即先立挡土板。为防挡土板移动翻倒，还要在板外立桩，并绕过桩用绳将板捆紧。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就在版间填土打夯。打夯的动作古人称为“筑”，这就是“版筑”的由来。

中学教科书曾刊载孟子的一篇文章，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傅说可是大人物，曾当过殷商国君武丁朝的核心大臣。然而他出身很苦，在没有被皇帝访知、举以为相之前，他的工作就是替

人夯土筑墙。在职业生涯中有这么一段“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经历，对个人成长来说，就像古人夯土筑墙，心性、情操会变得更加坚实纯粹，对今后的发展不无裨益。这，也许是孟子认为的“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的原因吧。

然而，再高大坚固的城墙也会崩塌。“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尽管商朝的开国皇帝成汤在澡盆上刻了一句经典：“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但商城最后还是如同那西风残照下的汉家陵阙一样，不可避免地破败了。

郑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赵利涛

（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

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于2006年3月，由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市编委同意在郑州市群众艺术馆增挂“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牌子，负责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006年8月，根据《河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郑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对我市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起到了推进和规范作用。

我市少林功夫、荥阳茱萸拳及新密超化吹歌、小相狮舞、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等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列入省市非遗名录项目数量增多。登封窑、嵩山木版年画、独脚舞、闹阁、新密挑经担、黄河澄泥砚、砖雕、密玉俏色雕刻、高浮雕传拓技艺、朱氏古建筑彩绘、香包、面塑、泥塑、登封焦盖烧饼、登封芥丝（片）等项目，对提高城市知名度、增强文化软实力打下了良好基础。赵恩民泥塑受邀参加上海世博会，不仅受到了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主任卢展工的盛赞，还受邀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副总干事汉斯塑像，受到了国际友人的好评。

画笔倾情老郑州

□张万一（郑州市政协原副主席）

当我看到一批上世纪70年代在郑州的风景写生作品时，感到格外亲切，当时写生的情景历历在目。

那个时候，每到秋天郑州的法桐树叶和杨树叶都会由洁净单一的绿慢慢变得深深浅浅，绿中带黄，黄中有红，色彩十分丰富，在蓝天的映衬下更显得漂亮迷人，常常会吸引我选个地方面对面地用画笔去表现它。

上世纪70年代我常常在省工人文化宫筹备展览，那里的绿篱伴着小路曲径通幽，小路旁的枫树多姿多彩。下雨时，整个文化宫内本已一尘不染的树和绿篱经雨水冲洗更加清新。雨中，时时有人打着黄油布伞和红纸伞漫步其中，真的如诗如画，让人陶醉。

大学路和桃源路附近的焦家门村，70年代那里还有村子和麦地，是画农村风景的好地方，即便是夏天坐在烈日炎炎的村头树荫下，也会有惬意的丝丝清风拂面而来，让你清爽快地作画。

嵩山路测绘学院西边的那片庄稼地，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色彩也在不断地变幻。那年初冬第一场雪后，阳光明媚，雪很快被融化了，但那里还有片片残雪，庄稼地里的绿，清新的空气，暖暖的阳光，一片片的残雪，面对这些元素，我手中的画笔就会激情地跳动。

那个年代，塑料袋还没有问世，贾鲁河两岸不存在白色污染，清清的河水在蜿蜒流淌，两岸芳草碧绿，莺歌燕舞，泥土飘香。

我一边翻看着那个年代的写生作品。一边在想，那时打动我去画的一个个场景早已不复存在，那块麦地，那块菜地，那个村子早已被高楼大厦所替代，那时清静清静的地方也早已变得熙熙攘攘，车水马龙。

花园口“炸口”和“堵口”

□沈倩（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馆员）

花园口决堤，又称花园口事件、花园口惨案，是中国抗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另两个惨案是长沙文夕大火和重庆防空洞惨案）。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5月23日日军进攻兰封，6月3日又猛攻开封，开封失守已成定局，郑州危急。位于武汉的国民党政府震惊，为阻止日军继续西进，蒋介石决定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急下令“要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竟全功”，对扒黄河不要有任何犹豫。6月9日，位于郑州市区北郊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被炸开。

花园口决堤后，日军被黄河阻隔，就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他们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又开始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黄河改道，国民党政府虽然争取了喘息的时间，但到1938年10月，花园口扒开后的第4个月，武汉仍然失守，花园口决堤终究没有能够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

对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花园口，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及时揭露他的阴谋，对“堵口”报纸也及时报道。1945年六七月间，周恩来代表中共先

后三次赴上海、邯郸与国民党商谈堵口事宜，中心是先修复堤防后堵复口门，保证解放区人民的生命安全，这一目的达到了。

花园口“一炸一堵”，遗留5000多公顷沙荒，400多个流动沙丘，大部分在黄河北岸。春秋两季，郑州城内黄沙遍地，黄尘飞扬，遮天蔽日。新中国成立前，郑州有“沙城”称谓。其后，花园口一带农民饱受其害，长期处在“吃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贫困之中。花园口决堤这次“人祸”使花园口之名闻名于世界，并被载入史册。

“五七青年农场”的激情岁月

□杨书霖（郑州市民）

1971年初，为了顺应大局要求，郑州市郊区的15个人民公社均受命组建“五七青年农场”（“五七”，来源于毛泽东主席1966年5月7日“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以便于安置到了“下乡年龄”的中学生。当时的农场参照部队编制，由若干连队组成；每个连队200人左右，下设班、排。每个连队配政治指导员和连长各一名；副连长三到四名，均由国家干部担

任；班长、排长则由学生担任。

郑州市大部分市直机关的干部都下放到农村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由于“五七青年农场”的组建需要这些干部，于是市里将下放在农村的市直机关干部抽调回来，先是集中到地处新通桥的郑州市友谊宾馆进行短期紧急培训，然后就被分配到各郊区参加“五七青年农场”的筹建工作。

我们这些当年的青壮年人，在那个时代的召唤下，怀揣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为了自己的信仰和誓言，无怨无悔地奉献了自己的美好年华。这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44个年头，如今我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五七青年农场”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以及那些生龙活虎的“五七战士”，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记却历久弥新、难以忘怀。

老郑州的木匠业

□冯砾华（郑州二七纪念馆馆员）

学做木匠活，老规矩要先托人说说，写门生帖，立出愿在老师门下学艺，服从老师管教，三年出师的规矩。立了门生帖，徒弟还要摆酒席，在介绍人见证下，向老师作揖磕头行拜师礼。徒弟入门后先干杂活粗活，扫地、担水、拉大锯、磨刨刀、发锯齿。干上二八月，老师才叫跟着做下手活，推刨子，凿眼。以后，一步一步学习铰铰，砍斧子、打墨线、开料。

旧时，做木匠活没有图纸，当老师

的又多数没有文化，老师带徒弟，很少讲理论，多数是闷着头做，徒弟照葫芦画瓢跟着学，一般说徒弟出了师，也就是会合副门窗，拼张桌椅，做做日常的家私。

旧时，木匠行里都敬奉鲁班。过年时，给鲁班写个牌位，点几炷香，烧烧纸。因为木匠活与人们的生活十分密切，社会上各行各业，虽不都像木匠那样把鲁班当成神明来敬，但是在人们心里，鲁班实在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大能人。

郑州市区有句古老的民谚，说是“开封朱仙镇的花戏楼，郑州东大街城隍庙的花格栅”。说的是各地的木工工艺制作，只有这两件可以比美。城隍庙里这套花格栅，原是摆在城隍爷塑像前边的两扇木隔墙。这花格栅传说是鲁班爷用一个木疙瘩做成的。据说，过去每年城隍庙会期间，赶会的人谁都要到城隍庙里去看这个花格栅，没有人不说好的。